

文学评论家丛书

今天将会过去

洁泯 著

WEN XUE PING
JIA CONG SHU
陈荒煤、冯牧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评论家丛书

今天将会过去

陈荒煤、冯牧主编

洁 泯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天将会过去/洁泯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7

(文学评论家丛书)

ISBN 7-02-002065-8

I.今… I.洁… II.文学评论-中国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3851号

责任编辑:松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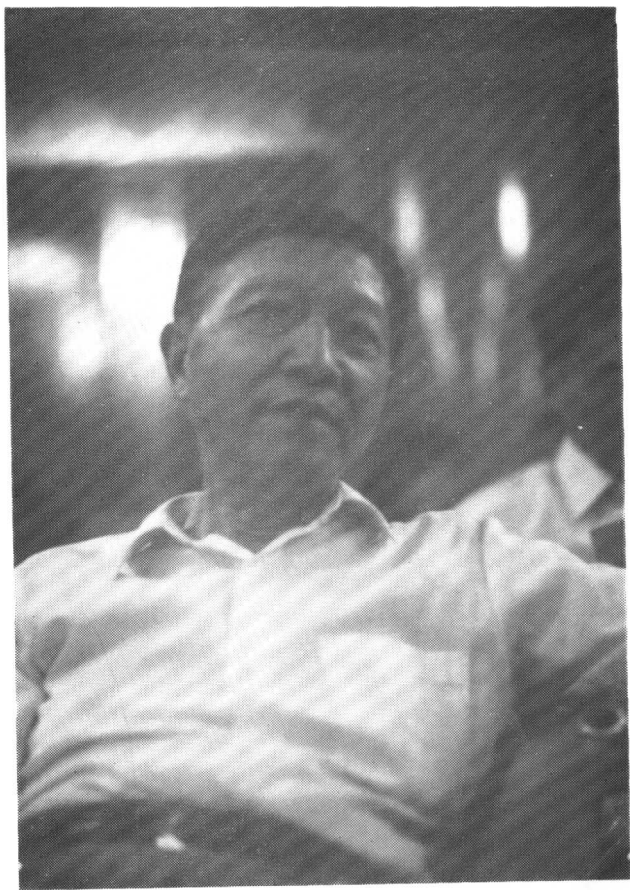
字数191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375 插页3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11.25元



作 者 像

《文学评论家丛书》总序

陈荒煤 冯 牧

收在这部丛书里的，是活跃在新时期文坛上一些中、老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论文结集。他们为新时期文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了自己一份心血与努力，如今得以丛书的形式出版，这在当前商品大潮冲击下，出版严肃书籍相当困难的今天，实属不易。为此，我们感到分外的欣慰。

凡是稍稍对多年来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有过历史的了解和不怀任何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的文学事业，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当代文学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总结了深重曲折的历史教训，以拨乱反正的巨大魄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果断地调整了一系列文艺方针与政策，认真切实地贯彻了“二为”与“双百”方针，使一度万马齐喑、百卉凋零的文艺局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得到了复苏的生气与巨大的活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或许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文学的许多领域，出现了方兴未艾、令人欣喜的复兴。

文学创作开始以严肃、真诚和力求深刻的态度，重新真实地切入和审视历史与社会的深层次变化，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反思精神，深入而广泛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惊涛骇浪般的波澜、错综复杂的尖锐冲突，以及由于激荡的社会变动而形成的种种悲喜忧欢的人世沧桑。许多作者以自己切身的感受为经，以

凝重深刻的思考为纬,或深沉,或生动,或庄严,或幽默,或颂扬,或鞭挞,把生活在不同层次中的不同人物的复杂生存状态与隐秘心理活动,用多彩多姿的笔墨,历历如绘、不加讳饰、画卷般地呈现于读者眼前,撼人心魄,扣人心弦。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美丑心灵与悲喜命运的揭示,获得了脍炙人口、传诵一时的社会效应。

人们把新时期文学这样萌动勃发的格局与气象,称之为文学的“喷涌现象”和“轰动效应”,应该说不失为一种颇具代表性和说明性的概括。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对彻底否定“文革”,促进改革开放,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回顾新时期以来日益兴旺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促成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理论批评工作者曾做过正本清源、总结教训、冲破禁区、开拓新途的大量艰苦工作。如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曾有过相当严重的“左”的失误。诸如脱离实际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工具论”、“阶级斗争晴雨表”等等提法,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脱离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无冲突论”等等清规戒律,与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曾弥漫于一时。正常的理论批评探讨,被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上纲上线、横加指责所取代。甚至对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的描写,也被极其简单化地加以指责,轻则斥为“情调不健康”、“散布人性论”,重则批为“立场问题”、“政治问题”。这类不问青红皂白、专横武断的“批判”与“罪名”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许多作者不仅惶恐不安,无所措手足,甚至束手搁笔。到“四人帮”横行时期,文艺事业更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文艺工作者几乎在劫难逃,极少幸免。“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方针与封建法西斯式的文化箝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搞出了一整套貌似极

左,实则是破坏文艺规律的条条框框,力图迫使文艺为他们的阴谋政治服务,终于使整个文艺事业濒于绝境,大批文艺工作者所遭到的种种迫害与苦难,更是罄竹难书,一言难尽。

粉碎“四人帮”之后,历史发展出现了巨大转机。特别是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祝词高度评价文艺工作者对“四人帮”的抵制和斗争,对今后文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期望和要求。于是“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文学开始了新的复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的长期影响,虽然整个局面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文学上许许多多清规戒律与大小禁区,却依然沉重地压在文学工作者心头,令人心有余悸。这就严重地束缚了文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阻遏了文艺事业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时刻,如何从理论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廓清种种严重违背文艺规律的极左思潮,冲破重重人为制造的大小禁区,就成为推动文学发展不可缺少、势在必行的重大步骤。收集在这套丛书里的评论,正是一些评论家们以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这个时期从文学思潮、文学理论与创作评析等方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力求把长期颠倒了的是非黑白重新颠倒过来,还文学艺术规律以本来的面目,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发展,并为文学继续开拓新途,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些理论批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力求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多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多方面的剖析与总结,澄清并理顺被极左思潮所搞乱了的理论观点。二、以严肃认真的理论勇气,冲破在“左”的思潮支配下,以庸俗社会学、形而上学为僵死框架制造的种种文学禁区,使作家继续从令人窒息的禁锢与压力下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众

消费文化”的泛滥而出现的不利于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事业的错误思潮和腐朽思想,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廓清。三、热情地支持并肯定勇于直面人生,真实揭示社会矛盾,大胆追求真理的新创作、新思想。四、综合观察、追踪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嬗变演进,探讨不同阶段创作的利弊得失,以阐述新时期文学的新趋向。五、积极扶植、鼓励脱颖而出的文坛新秀,以及富有艺术品格、艺术个性的新探索,积极支持文学事业持续开展的新机遇。

以上粗略的勾画,是这套评论丛书几个主要的方面,但是由此也大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正是在弃旧图新的历程中,以具有时代新意的创作与理论,构成了两只互为辅佐依傍的有力车轮,不断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昌盛和发展。

这些评论家活跃于文坛多年,年龄都已在中年以上,他们的理论特色和他们所经历过的时代风浪与自身的忧患意识紧密相关。因此在他们文论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为人生、为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烈入世精神,他们的文字,或许可以称之为文艺社会学批评。即侧重于历史的、社会的、美学的论述与评点。他们在探究文学现象的来龙去脉时,往往也采取这样的视角来加以把握,这无疑有它的长处,但也难免有它的局限,比如对于作品的艺术情趣与艺术个性的分析与品味往往不免流于粗疏。另一方面,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热衷于搬用西方某些观点与模式的现象,也还缺乏深入、具体的剖析。出版这套丛书,并无意于褒贬某种“模式”或“流派”,更非以求定于一尊。正如文学现象本身和社会生活一样丰富、生动、复杂,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不能也不应以单调划一的角度去把握多样的文学形态,而是理所当然地应以多种审美方式与审美角度,从不同层次去研究、探索、理解、评析各种丰富、生动、复杂的文学现象,以期更贴切、更准确、更深入地把握奔流万汇的文学大河,从而求得

某种参透与领悟。不同的理论批评正是以自己具有的特点与长处,而取得各自存在的根据与理由。在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互相地吸取、融汇与渗透或许更重于互相拒绝、排斥与否定。建立与维护正常的争鸣与辩诘的良好氛围,更无疑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以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无论就历史意义还是就现实意义而言,都有它的价值。至于文学本身,或高华,或沉实,所谓“有色有声、有气有骨、有味有态,浓淡深浅,奇正开阖,各极其则。”文学理论亦复如此,也只能各抒己见,力求在平等的探讨中求得共识,却不可囿于固有的偏见或成见,恣意武断地判定是非曲直。

当前,全国都在热情地学习《邓小平文选》,力求更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文艺理论工作者来说,更有责任进一步认识和贯彻小平同志对文艺工作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更全面、更深入地贯彻“二为”和“双百”方针,共同为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套丛书,格于经济方面的诸多困难,未能编入近年来卓有成绩的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的文集,使我们深以为憾,这只有俟诸他日,再求弥补了。

前 言

如今评论之萧索为前所未有的，读者很少看，作家对之冷漠，报刊不感兴趣，出版社不愿出版……似乎真的走进了死胡同。写评论的人，虽到处碰壁，但仍不免要写点什么。既然写评论不景气，有的就改写散文，有的改写小说，有的索性改行，自然也有硬着头皮仍在写评论的。

有人曾慨叹文学将要消亡，这是危言耸听之谈，世间只要有社会存在，便有文学，作品总是有人看的。至于评论则在例外，似乎有无都可以，如今之日见其衰落，倒有点像要消亡了的样子。说这是受经济浪潮的冲击所致，还不如说直接原因是读者的阅读兴趣日益转移之故。文化大致已趋于纯粹的消费性，或者说是拿来消闲罢了，而专发议论的评论之类的文章，是不足以为消闲之用的。

不过，倘若社会的精神生活一味地耽于消闲，那无疑应看作是一种堕落。人们说经济发展的兴盛，常常是以文化的衰落为代价的，这衰落倘以堕落为其结局，那就不止是文化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了。

然而似乎也不必作如是观，文化的衰落也许原是不够为虑的，历史变化的曲折多端，常不为人们所意料。而可意料的一点，则是，一个几千年的民族，她的生命力的兴旺，决不能只是在经济上充满活力，而在文化上消退其璀璨斑斓之色。如今正有着不少甘坐冷板凳的学者与作家，以不移之志默默耕作，“莫道

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这便是一种信息，文化的希望原是和民族的希望联结在一起的。我以为，文学的风帆终于要重新扬起，因之评论也将会有再兴之日。今天的沉寂不会一直持续下去，读者对评论阅读的觉醒终将被唤起。今天将会过去。

目 次

前言	1
“陌生化”随想	1
“寻根”辩	6
从中西艺术文化逆向说谈起	11
文学价值二重说	15
现代和当代:两代文学反思的一个侧面	19
多元化的格局	24
共存的格局	29
两种意识的结合	30
漫话文学与当代意识	32
见微知著	35
文学四十年:现实主义从失落到回归	37
拓展中的现实主义	42
关于现实主义的若干思索	47
漫说现实主义四题	62
在历史风雨中突进的现实主义文学	71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1948 年长篇小说序言	
创新和选择	88
创新的艰难	91

“文化低谷”透视	94
漫说批评方法	98
文学评论放谈	103
批评家的命运	111
文学“低谷”伊于胡底	114
理论批评及其主要方法	116
批评意识的变革	119
关于“新写实小说”	123
冷落中的一点反思	127
一种蠡测: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命运	128
倾斜中的信息	132
何物“迟到的感”	134
关于文学与经济	136
当代文学的兴衰小议	138
希望关注通俗文学	141
文学形式小议	145
表现现实的位置	150
新的文学秩序的出现	153
雅与俗	158
捧杀与骂杀	161
一元与多元	163
顺应情势	165
选择的自由	167
“真实”新诠	169
慨叹之余	171
两种流向	173

小说的新气息	176
沸腾中的城市意识	182
——谈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和《风景》	
《风景》——城市意识的消长	186
花楼街文化和现代意识	188
——漫说中篇小说《不谈爱情》	
文化观念与非文化观念	193
——关于电影《红高粱》、《老井》的争论	
谢友鄢小说琐评	196
人的魅力	200
夜读小说走笔	203
不灭的追求	207
——读《明天的太阳》有感	
执著的人生追求	210
——1987、1988年若干中短篇小说漫评	
值得注意和思索的生活现象	215
——读长篇小说《早恋》有感	
关于《母与子》的断想	218
为弱者请命	223
——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序	
毅力、深思和突破	226
——评陈美兰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	
感悟存乎借鉴	232
日本文学的走向	234
——评李德纯著《战后日本文学》	
心解与文学解释学	237
——兼评陈祖美著《古典诗词名篇心解》	
弘扬与反思	244

——评《中华文库》的出版	
行为艺术之谜·····	249
——评方方小说《行为艺术》	
女性眼中的女作家·····	252
编后记·····	256

“陌生化”随想

文学走到某一个阶段之时，便有种种新奇的艺术形式出现，先是少许，以后便接踵而至，造成一种新的艺术浪潮。看起来仿佛只是艺术形式的变换，把平淡的生活内容的故事，嵌上一个目迷五色的艺术形式的镜框，似乎是炫耀着一种新货色的上市，引起人们的一点新奇感。其实不然，你只要耐心的静观默察，便会觉到不止是形式的新奇，内中流动的竟是生活中极新鲜的乃至罕见的物象。评论家倘若只以单一的直观方式去审视这类作品，就只会觉得这无非是标新立异，无非是时装表演，不会去觉察到它的迥异于日常生活面貌的特异的艺术感知。

文学的“陌生化”是近代欧洲文论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它宣称文学不是像一面镜子那样去机械地反映生活，甚至不是用外在现实的描绘去表现世界，而是为着观照人的自身，这才是艺术的目的。这个理论断言艺术和现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然，它的缺陷是未免把艺术与现实的联系割断了，完全独立于生活，使艺术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不过，西欧“陌生化”的新奇风格，确是替代了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创立了现代主义的恢奇的庞然大物。

“陌生化”是文学进入到某一历史时期必然要出现的艺术形态，它的形式是多样化，不拘于一格，不归于一种流派。它的共同点则是新奇、突兀、费解，不论是谋篇、结构、语言，一律别出心裁，区别于一般易解的写实作品，然而它的内涵却是错综而丰满

的，情思多维和充满了想象力并耐人寻味的。

我们看看近几年来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些新奇的谋篇，细细的追溯，这迹象的出现已非一日。七十年代末，小说中出现意识流，诗歌中出现朦胧诗，至今已不算陌生，但当时确是陌生的。那时节，有人喜爱，有人反对，但是到底在文学的领地里占有了自己的位置。至于这几年，“陌生化”又不停地翻新起来，目不暇给，变化之状昔非今比，步入了一个高层次。给予作品的审美判断，却是新的读者层，是读者喜爱它们，是它们赢得了读者。这变化，使得纯文学领域中写实的叙事文学让出了一大块地盘。这是文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不是哪个人或哪个权威所可以左右的，读者、评论的社会检验是评定它是否能存在的试金石。

历来的现实主义是不大接受变形手法的，认为变形同生活的真实不相容，变形便是失真。但殊不知变形常常是形象的夸张，是用来突出形象的。张翼德在长坂桥大喝一声，把曹操几十万大军吓退，把曹操的部将夏侯杰从马背上吓得跌下来。事实上张翼德并无如此的神通。夸张到神乎其神，便是一种变形，人们对此并不为怪，反觉得是一种难以获得的审美愉快。变形有时候还是一种象征，象征什么，便不免要细细琢磨。莫言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写了那个黑孩，是变形的手法，这个童工的遭遇很凄惨，他没有开过口，但是他的动作出奇得很，一只火烫的砧子他捡起来，在他手里听到“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一根红萝卜，在他的眼睛里，成了“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这都是变形，因为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些变形，只是为写黑孩的苦难，他泡在苦水里竟麻木得难以想象；他向往美好生活的到来，幻想有一个甜美的未来养育着自己，对一个红萝卜竟能想象起内中银色的液体来。韩少功在《爸爸爸》里面，也写了一个苦难的孩子丙崽，写